

七十雜憶(下)

費雲文

參與多種文藝活動

我青年讀書的時候，對文藝寫作的興趣很高，經常在學校的刊物上發表些抒情的散文，後來索性自己做了壁報的編輯。可是，當時幼稚的見解，涉獵不廣，又正當新舊文字形式相激盪的時候，所以沒有能夠因不斷的嘗試，走上文藝寫作的康莊大道。八年抗戰，從事密勿工作，又與文藝絕緣。

對我文藝寫作鼓勵最大的是張道藩先生和齊如山先生。當時，來臺不久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徵求平劇劇本，我因為對文藝活動的興趣是多方面的，除了寫作，還喜歡唱戲。在高中讀書時，就拜師學戲，演出「坐宮」、「捉放曹」等劇。抗戰勝利後，再在南京拜名師登臺多次，曾與名票王振祖、名伶趙嘯瀾合演「龍鳳呈祥」、「武家坡」等劇，對平劇有點根基；所以就蒐集故事，編起平劇劇本來。

可是，一個平劇劇本可不簡單，不但要有嚴正的主題，豐富的內容，美妙的穿插，還要有合乎平劇規定的文學技巧。我第一個平劇劇本「鄭成功」編成以後，就有不少缺點，幾乎不敢自信這個可用的劇本。這時，張道藩先生給我很大鼓勵，他說：「一個成功的劇本，是要靠不斷的研

究修正的。你的寫作雖然並不太成熟，可是，你的寫法很有新的精神，是所徵求的作品中比較少見的。你應當不怕修正的繼續下去。」

齊如山先生也對我的缺點加以指教，從他談吐風趣誨人不倦的談話中，我得到很多益處。由於他們兩位前輩的鼓勵指導，我繼續編著的「李貞娘」、「碧血丹心」、「華盛圓」幾個劇本，都得到中華文藝獎金會的獎金。其中「鄭成功」由空軍大鵬劇隊排演，「李貞娘」由裝甲劇隊演出，參加國軍文藝競賽，都獲得第一名的榮譽。「鄭成功」不但曾作環島公演，並且遠赴菲律賓演出。「李貞娘」首先採用「幻燈字幕」，在中南部演出八十幾場，造成轟動。

民國四十六年元月，將上述諸劇合刊單行本，取名「鄭成功平劇本」問世。

民國五十四年第一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徵求國劇劇本，我以「祖遜」獲佳作獎。

除了編著劇本，還發表些有關戲劇理論的文字，如「平劇的藝術價值和今後應有的努力」、「談平劇的歌唱」、「如何改良平劇」等，以及其他見諸報刊的短篇劇評文字。一貫的原則就是鼓勵他人為改良劇藝多所努力，而不作過份的獎譽或消極的指責。最近更從事較有系統的研究創作，已經復興劇校出版的有「國劇劇本故事考證」——已印一、二兩輯，共二百個劇目，二百四十八齣戲——正在刊印的為：「中華戲劇史」。

當民國四十八年年初我已由陸軍參謀大學畢業，新的工作尚未派定時，接受警察廣播電臺臺長段承愈兄的約請，製作國劇節目。因此，我除了劇本和文章外，又有一個機會，利用廣播來發抒我發揚國劇前途的抱負。

國劇是種娛樂，也是藝術，同時更富有教育社會發揚文化的作用。我的抱負，就是利用大家愛聽的國劇藝術，和娛樂、教育文化聯繫起來。因此我的設計，好像若干不同的圖案畫，在變化無窮中，保持獨特的風格，引人入勝，使聽眾對它成為嗜好，能在娛樂當中無形的發揮了教育社會發揚劇藝的功效。而這些圖案之所以引人入勝，就在藝術價值、娛樂價值、教育價值、新聞價值的相互密切配合。使人常常對其發生一種鮮活的感覺。

多年來，除了介紹劇曲，製作若干聯貫劇情的「唱片集錦」、和介紹技藝特色的「名伶專輯」外，還從學術上研究探討，提升節目水準層次，如製作播出的「平劇發展史唱片集錦」、「琴藝發展史」、「旦角藝術的發展」、「平劇曲調與地方戲的關係」、「崑曲介紹」、「胡琴曲牌」等，都是顯例。

民國五十一年起，開始廣播劇的創作，起先是為發揚忠勇義烈的事蹟精神，有「諜海英豪」、「龍騰虎躍」、「生命的光輝」、「黑水忠魂

」等，均經中廣播出。民國五十四年，編創「壯志風雲」長劇，自三月十七日起到廿九日，在正聲公司連續播出，每天半小時，實開連續劇的先河。以上各劇，除「諜海英豪」外，曾集印成冊出版，以「生命的光輝」題簽，分贈親友。民國五十五年，再從事一般性質的創作，有「秦淮俠女」、「光武中興」、「風塵三俠」、「固若金湯」……等十數劇，均由中廣播出。另外尚有卅分鐘以下乃至十分鐘的短劇數十百劇，不再贅述了。

民國五十五年，與撰播廣播劇同一旨趣，再開始編撰電視劇，由臺視播映的有「春雷」、「水落石出」、「追求」、「無價之寶」、「上清夫人」……等十四劇；由中視播映的有「神龍」、「無名英雄」連續劇，和「這一年」單元劇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，正聲廣播公司為紀念「一二三」，曾發起「一二三運動」，製作一系列的心戰作品，對大陸廣播，約請我創作「大鼓詞」。雖然我不會唱大鼓，但我會唱國劇，會編國劇劇本，懂得合轍押韻，了解大鼓詞長短句文詞的格局，口語化趣味化的神味，於是嘗試創作「一二三大鼓詞」，深入淺出的反映時代精神，由章翠鳳唱曲錄音，向大陸廣播。接着也編撰了些類此性質的大鼓詞，由謝君儀兄譜曲，配合演唱。

民國六十七年十月，再以反共義士范園焱駕機來歸的事蹟為主題，創作「飛向白日青天」大鼓詞，獲頒國軍第十四屆文藝銀像獎。

為戴笠立傳編全集

我於民國四十七年自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，

不久，奉命開始編撰「國防部情報局」歷史。在卷帙浩繁的檔案，以及戴笠先生的「遺訓」中，蒐集資料，推敲考證，前後歷三年之久，始於民國五十一年三月編成刊印「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」，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十七日，為戴先生殉職廿週年，再奉命編撰「戴雨農先生年譜」。因為時間倉促，內容待充實，尤其是戴先生的性格行誼，尚少描述。

自此以後，因為我的職務為行政室副主任兼主情報局的史政，乃有計劃的分批邀約先進資深老同志，座談情報局工作與戴先生事蹟，並予錄音；再參考喬家才、劉培初先生等人陸續發表的書籍、文章，廣為蒐集參證，以作增補「戴先生年譜」和為戴先生立傳的準備。

民國五十七年，奉葉翔之局長指示編撰「中美合作所誌」（全銜為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」，由美國海軍派出人員與軍統局——情報局前身——從事情報合作，對中美雙方共同強敵日本作戰，主任戴笠，副主任美員梅樂斯 Milton E. Miles），遍覽與「中美所」有關的中外史書，尤其是梅樂斯的遺著：「另一種戰爭」——A Different Kind of War——獲益極多。當民國五十九年編成刊印後，才對戴先生一生的精神志業，有了更深一層的通盤而貫穿的確切體認，因而更積極的蒐集有關戴先生的資料。

民國五十九年十月，情報局成立「戴先生傳記編著委員會」（我也是委員之一），整理資料，擬議編著方法。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，我編成初稿，分送下列各委員先生審查：張炎元、吉章簡

、沈之岳、王撫洲、汪祖華、郭壽華、張揚明、徐志道、周念行、李敦宗、陳紹平、邱開基、婁劍如、張冠夫、林超、王新衡、簡樸、王蒲臣、李崇詩、陶一珊、樓兆元、阮清源、陳達元、喬家才、吳安之、朱若愚、楊蔚、王孔安、尚望、姜紹模、劉璠、毛萬里、郭履洲、唐新、鄭修元、毛鍾新、周建國、王仲青、王興中、杜心石。四十位委員先生所提的審查意見非常寶貴，而且有很多建設性意見，大體上以為取材踏實，內容豐富、文筆流暢、結構尚可，有如此成績已屬不易。惟尚需從結構上再加調整，以求避免蕪雜；從文字上再加潤色補充，以求益臻完備，並且建議不必急於印行。

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七日，為戴先生殉職卅週年，汪敬煦局長指示我就戴先生的講詞、手令、函電之特具教育意義者，連同部份墨寶真蹟，編印「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」。為清醒眉目，便於閱讀，凡長篇講詞，均於篇首冠以「提要」，並斟酌內容，分段標題；凡手令、電報、手諭，均就內容主題，編列標題。

是年五月廿五日，為戴先生八秩冥誕，我再奉指示，就原有「戴先生年譜」，增補資料，再版刊印，當依據十年來蒐集研究心得，妥為辦理，並送請喬家才、王孔安、姜紹模、郭壽華、汪祖華、周念行、毛萬里、毛鍾新、周建國等先生審查。再根據各位先生豐富而寶貴的修正意見，作謹慎而周密的修訂，然後出書。

民國六十七年六月，局長張式琦就任伊始，即指示我再編撰「戴先生傳記」，並且連同「年

譜」、「講詞、手令、函電」，編成一部完整的「戴雨農先生全集」。我奉命以後，即依據民國六十三年已編著的「戴先生傳記」初稿，就各位審查委員的意見，以及若干年來對戴先生精神志業的重新體會，作徹底更新的整理重寫，於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完成修訂稿，再送喬家才、汪祖華、周念行三位複審。經過他們極周密而客觀的審核，提出單行本，分送情報局同志，人手一冊。

「講詞、手令、函電」部份，再增益特具意義者六十三則；「年譜」部份，再作校補錯漏；「照片」部份，則就已經刊印者，再蒐補具有代表性的珍貴影像，共編刊四十二張；「墨寶」部份，則精選具有意義而筆力雄健者，選刊六十四張。

戴先生生前，雖然身遭疑謗；但一旦因空難殉職，却引起全國性的強烈震撼，集會追悼，幾遍全國；與會公祭者，幾達十萬人；而暗自感傷「斯人不作，國失干城」者，又不知凡幾。他以一中將局長，有如此難能罕見的哀榮，誠屬異數。民國卅六年，國防部保密局曾出刊「戴雨農將軍榮哀錄」，分贈同志及黨國人士。特再以此資料，擇要編列入「全集」。

「戴雨農先生全集」於民國六十八年七月編撰完成，為非賣品，次年三月出版，僅分贈黨國人士。

自從民國四十八年開始編撰情報局歷史，接觸戴先生事蹟，以迄六十八年完成「戴先生全集」，廿年的心血，才體會到一部完善的史書、傳記的完成確實不易。我本冒陋，所以有此成就，都是先進同志們的指導提攜，獎勵鼓勵。而我們

國廿七年初出茅廬時，即遭逢戴先生盛怒，嚴令我「化裝赴難」；四十年來，我却有機緣記述他畢生貢獻國家的偉壯史蹟，並且完成他的傳記和全集，成為紀念他最完備的巨著。至今回憶，不勝感慨，而亦差堪自慰，並可安慰戴先生在天之靈了。

為中外雜誌撰文集

戴先生的生前事蹟，事多隱密，牽涉較大，過去之所以未便公諸於世的，轉為各界人士所揣測，對於其人其事，有不同的看法與想法，多年來，時勢艱難，有識之士，對戴先生的懷念，也與時俱增，而國內外發表有關戴先生事蹟的文字，也日漸增多。其中難免有傳聞失實，甚至捕風捉影，鑿虛構之說。

因此，當「中外雜誌」主持人王成聖兄向我徵稿時，我即以有關戴先生的真實事蹟，自民國六十二年起陸續在該刊發表「戴雨農其人其事」、「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」、「戴雨農與中美合作所」、「戴雨農與抗日殺奸團」、「戴雨農與雷鳴遠」、「戴雨農與鄭介民」、「戴雨農與毛人鳳」、「戴雨農與現代警察」、「戴雨農勤奸記略」九篇文章。一方面振芳揚烈，對戴先生以及那些為多難的國家犧牲奮鬥的無名英雄，致崇高的敬意；同時也讓國內外社會人士，了解當年的事實真相，以便對正在為反共復國努力奮鬥的後繼志士，發生精神鼓舞的作用。因應中外雜誌讀者之請將有關戴先生的故事參加校訂，由「中外雜誌」於民國六十九年六月集印單行本書名

「戴笠的一生」，發行以來，有了較好的反應，讀者希望能夠再多知道些戴先生的事蹟。因此，我再在「中外雜誌」發表「戴笠的幾個戰場」和「戴笠軼事」二文，以為增益補充，於是「中外雜誌」將此兩文併入「戴笠的一生」，增訂出版，改書名為「戴笠新傳」，由聖文書局發行。

除此以外，自民國六十五年，我再為「中外雜誌」撰寫民國以來的名人傳記，一度使用「孫運開」筆名。由於多年來撰寫戴先生事蹟的歷練，了解敘述和品評人物的必須慎重，所以，取材力求廣徵博引，多方參證；品評務求公正持平，言簡意深，迄至今日，已先後發表「汪精衛的一生」、「吳佩孚的一生」、「革命奇人張靜江」、「國士典型陳布雷」、「模範軍人胡宗南」、「湯恩伯的一生」、「陳大慶明達謙謹」、「當代名將邱清泉」、「細說張國燾」、「細說陳獨秀」、「王振祖戲劇生涯」、「孟小多的故事」等十二篇；現經「中外雜誌」主編，交由聖文書局出版問世，書名「民國人物新傳」。

碌碌平生，本不值一記，然而，處此亂世，却能歷七十寒暑而仍能身體健康，心神愉快；而能够順其自然的發揮潛在力量，從事多采多姿的藝文活動，對國家社會文化薄獻棉力。雖不敢說「著作等身」，有何貢獻，但也自覺不負此生。

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